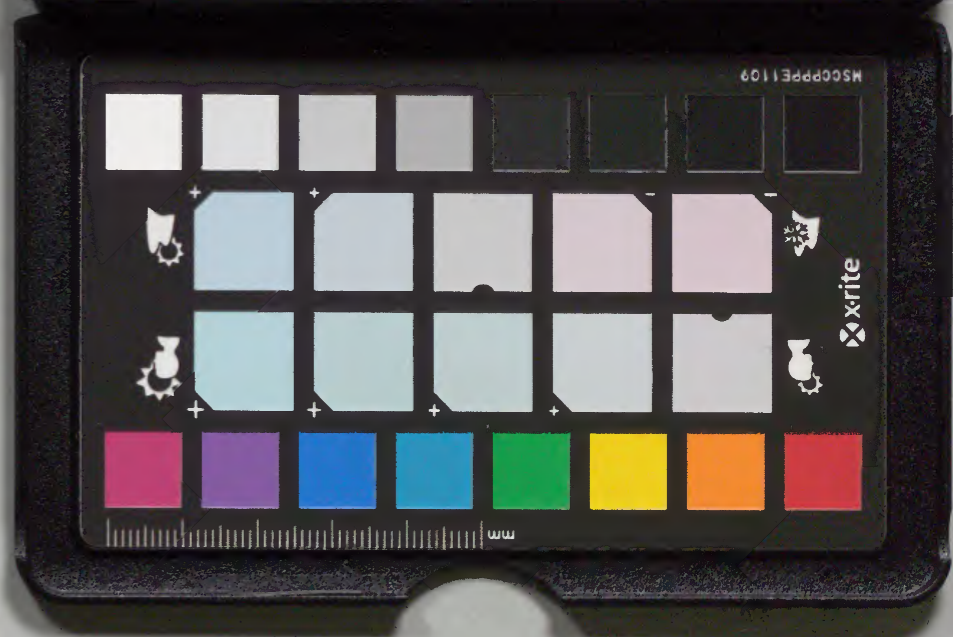


隆興佛教編年通記

			三	漢書門
		九	三	
	三	五	二	
一	架	函	一	類
五	冊			

三	三	漢
〇	三	書
函	二	
一	一	
五	一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21
冊數	15 ( 11 )	
函號	310	116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二十八

隆興府石室沙門

淺草文庫  
祖瑋撰



七年南嶽雲峰律師法證示寂師族郭氏色厲  
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切高而不有毅然居  
峰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

用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  
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敬忡躄如  
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九  
度學者五萬人壽七十有八僧臘五十七河東柳子厚  
銘其塔復為之碑曰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日子欲俾

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  
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峰大師法證  
九蒞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  
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  
特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以尊嚴整齊明列義  
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以高廣通達  
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髻童  
毀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  
冬不燠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群經俾聖言必出  
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伍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  
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

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爲生而知  
未始來沒而知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  
所以大其詞曰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  
以告後學是効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  
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切勤勞以庸維奧秘必  
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奕從  
佛於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闕丕冒遺烈厥徒  
蒸蒸惟大教是膺惟憲言是懲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  
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十九年隱士陸羽率羽字鴻漸初爲沙門得之永濱畜  
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以

爲儀乃以陸爲姓名而字之師教以旁行書荅曰終  
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逃去爲優人天寶中太守  
李齊物異之授以書自俛陋口吃而辯上元中隱苕溪  
與沙門道標皎然善自號桑苧翁闔門著書召拜太子  
文學不就嗜茶著茶經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  
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窰間祀之爲  
茶神初開元中有逸人王休者居太白山每至冬取溪  
水敲其精瑩者煮茗共客飲之時覺林寺僧志崇取茶  
三等以驚雷筴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待客赴  
茶者至以油囊盛其餘滴以歸復有常伯熊者因盧仝  
茶詩深信飲茶之益乃取羽之論復廣著茶功御史李

季卿宣慰江南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而前季  
卿爲再舉杯時又有舉羽者召之羽野服挈具而入季  
卿不爲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致回紇  
入朝驅馬市茶焉

是歲東都聖善寺大師凝公卒鞠林白居易作八漸偈  
吊之其序曰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教焉曰觀曰覺  
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嗚  
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  
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爲一偈  
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  
墜也既而升于堂禮于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  
觀則辨真妄覺惟真常在爲妄所蒙真妄苟辨覺  
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定真若不滅妄即不  
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脫生死慧專  
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  
珠慧明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遺形  
如大闌鏡有應無情通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  
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濟通力不常  
應念而變二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  
生實無度者

時盤山寶積禪師示徒曰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拜  
照境境亦非存空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長  
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  
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禪  
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  
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  
三際亦復然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  
無迹真如九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且  
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  
何住璿機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  
是歲監察御史柳宗元送濬上人歸淮南序曰金僊氏

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  
戒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  
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學者以  
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  
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  
風而受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  
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  
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頌復  
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  
顧振衣晨往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  
上人爲方外游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

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詞曰上人專  
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形後學者歟誨於生靈觸類蒙  
福其積衆德者歟覲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  
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  
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魯侯之贈後  
吳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  
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二十年南嶽般舟和尚卒柳子厚作第二碑其詞曰佛  
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  
爲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之道師以補其  
處爲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

體卑而道尊以爲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爲之室宇遂執  
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覩文字懸判  
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衆歲九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  
不愚以爲去九即聖必以三昧爲之軌道遂服勤於紫  
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  
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九七日者白有二十而志  
不衰初開光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  
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  
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剏巖巒殿舍宏大廊廡 脩直不  
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貸九南方人顛念佛三昧者必由  
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

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  
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爲實  
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不飾搗食不味覆薦服  
沒九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茲攝取調御九  
歸於正真者動而成群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  
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  
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像  
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  
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群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總  
結影於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旣拔有植其根  
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祈功

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  
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  
約祖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斷層架孔碩  
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萊其食勤  
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谷孰究  
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兒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  
思賡薦茲石

求貞元年九月太尉中書令韋臯薨臯初生厥父飯僧  
祈福忽有應真尊者至齋畢乳媪抱兒求咒願尊者起  
謂衆曰此兒諸葛武侯也它日有美政於蜀宜以此字  
之言訖恍然不見其後臯游官出處節義功名大槩與

武侯相類滄蜀二十有二年封南康郡王有德在民四  
川至今奉祀之雅好釋氏法嘉州石像初成臯爲之記  
略曰頭圍千尺目廣二丈其餘相好一一稱是世羨其  
簡而雅又巒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故事闍維之  
得舍利臯爲之記曰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  
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离火或稟其蒼精皆應  
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  
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  
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  
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僊之道聞西方有珍  
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



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  
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持  
佛名號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翅若承善聽  
其後或傳之念佛則然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  
阿彌陀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爲緣生無  
念爲實際緣生不答以爲緣起也實際雖言言本空也  
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篁靜鼓天風下上其音  
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  
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憚七日而甚馴養者知  
將盡乃鳴磬而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  
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不

震不仆揜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  
慧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以闍維  
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瑩然  
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  
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觀嘗詣三學山巡禮聖  
迹聞說此鳥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  
旌異之余謂此禽存而有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  
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  
冊書其誰曰語性而况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  
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于辭  
是歲八月順宗遜于位皇太子立是爲憲宗初順宗嘗

在東宮問佛光如滿禪師曰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  
既言常住世今佛在何處答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  
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  
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  
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曰佛向王宮生滅向雙  
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  
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  
滿復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性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  
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  
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  
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又嘗問心要於

清涼國師國師答之其略曰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  
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  
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  
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  
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  
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迷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  
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  
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相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  
妄如弃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  
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啓放曠任其去住  
靜鑑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

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  
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  
心契空有雙亡之中道

元和二年詔鵝湖大義禪師入麟德殿論義帝臨  
聽有法師問何謂四諦荅曰聖上一帝三諦何在又問  
欲界無禪禪屈色界此土憑何而立荅曰法師只知欲  
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義以手點空法師  
無對帝笑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柰何義  
却問衆師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  
義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有對無  
分別是道義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

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定是道義曰佛身無爲  
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道耶復有數人致對義皆  
乘機挫之即舉順宗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  
見性成佛去尸利對曰佛性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  
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捉取帝却問如何  
是佛性荅曰不離陛下所問憲宗默契玄旨由是益重  
禪宗

時寒山子者不知其氏族鄉里隱于台州唐興縣寒巖  
故父老以寒山子稱之爲人癯野好冠樺皮冠著木履  
裘納縑纒狀若風狂笑歌自若其所居近天台國清寺  
寺僧豐干者非亦常人也每自薪水力於杵臼以給衆

用與寒山子爲方外友先是豐干嘗行赤城道中偶聞  
兒啼草萊間往視之見孩童約十餘歲問其鄉黨初無  
言對心異之引歸寺令掃除以其得之於野因名之曰  
拾得既長頭陀苦行精敏絕倫其爲豐干寒山所器與  
之偕遊三人者相得歡甚寺僧皆訝之然中心疑而莫  
之省也拾得日常滌器冀有殘脯着以箇留餌寒山二  
子皆能詩或時戲村保寓事感懷輒有詩以見意或書  
石壁或樹葉間或酒肆中語皆超邁絕塵雖古名流未  
能髣髴也其自述云元非隱逸士自號山林人在魯蒙  
白憤且愛畧踈巾道有巢許操耻爲堯舜臣獼猴罩帽  
子非學避風塵又曰欲得安居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

幽松近聽聲愈好不有班白人喃喃誦黃老十年歸不  
得忘却來時道又曰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  
思量廷延倚岩坐足間青草生頂上紅塵隨以見世間  
人靈床施酒果又曰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顏兒勝  
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足三十  
年還如甘蔗滓其句語若此者甚夥十得嘗掌供獻至  
食時對佛而食又於僑陳如像前訶斥之曰小根敗種  
何爲者耶寺僧深怪之不使直供又伽藍神粥飯多爲  
烏鳶所殘拾得杖擊神而嫚罵曰汝食猶不能護焉能  
護伽藍乎神遍夢寺僧曰拾得鞭我至且予以語及一  
一皆同由是衆駭之豐干出雲遊身元未聞立胤出守

台州欲之官俄病頭風名醫莫癒豐干偶至其家自謂  
善療此疾閻立聞而見之于命水喫濡之須臾所苦頓  
除因是大喜甚加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  
賢達否曰有之然不可以世故求也寒山十得吉利普  
賢示迹二子混于國清公若之官當就見不且後也閻  
立南來上事未久入寺訪豐干遺迹但見苑宇蕭條虎  
伏舍側復入寺謁二大士寺僧引至後厨閻立拜謁二  
大士起走曰饒舌彌陀汝不識禮我何爲遽返寒岩次  
日閻立令遺贈寒山見使至罵曰賊賊遂隱入岩石十  
得亦潛去後不知終

論曰昔寶覺心禪師嘗命太史山谷道人和寒山

子詩山谷諾之及淹旬不得一辭後見寶覺因謂  
更讀書作詩十年或可比陶淵明若寒山子者雖  
再世亦莫能及寶覺以謂知言山谷吾宋少陵  
也所言如此大凡聖賢造意深妙玄遠自非達識  
中洞照亦莫能辨嘗深味其句語正如天漿其露自  
然淳至決非世間濟以鹽梅者所能騁騁也迹世  
妄庸輩或增其數而穢雜之嗚呼惜哉  
三年長沙龍安寺禪師如海卒永州司馬柳宗元爲之  
碑曰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三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  
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  
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

禪以亂其教冒于囂昏放于溪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  
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釋迦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  
而爲達磨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爲秀爲能南北相訾  
反戾鬪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  
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  
以不恩於是北學於慧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  
平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  
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  
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  
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  
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爲寶應寺去于湘之

西人又從而負大木斲密石以益其屋又爲龍安寺焉  
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揚公某御史中丞房  
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九年八十一爲僧五十三  
暮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洎懷直浩初  
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爲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爲士  
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  
如爲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  
亂復其初心常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嶺山終龍安寺  
葬其原銘曰浮圖之修其與爲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  
道隱乖離浮遊散遷莫徵旁行徒聽誣言空有于闐南  
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井

絕異表正失惑兒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爲彌寂而  
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  
至耶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  
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海有弟子浩初與子厚善子厚有序送初其辭曰儒者  
韓退之與予善嘗病予嗜浮圖言訾予與浮圖遊近隴  
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予且曰見送元生  
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作者徃徃與易論語合誠  
樂之其與情性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  
揚之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  
莊墨申韓之恠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作

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  
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  
可得而作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  
子不爲耕農蚕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忿  
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  
圖之言以此與其入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九爲道  
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閑者爲多吾病世之  
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捨是其焉從吾之好  
與浮圖游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  
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成爲其道以養而  
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

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幸生礎與浩初又善  
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如何也

論曰子厚南嶽諸僧碑東坡以爲妙絕古今蓋其  
旨歸合吾佛聖人教意而然也嘗以新舊唐史參  
閱雖魏鄭公駱賓王陸宣公章疏新史亦剽削過  
半獨子厚與韓退之文辭不易一字餘則盡變其  
辭而特存其意耳至於封建復讎等議論一經子  
厚剖擊凡衆說俱廢焉嗚呼海師碑稱空愚失惑  
縱微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計當時禪宗方盛  
未必皆然迄今垂四百載遂果如其言妙哉送浩  
初序使世之儒者待吾人若此頌不幸歟

四年憲宗問侍臣政之寬猛孰先宰相權德輿對曰唐  
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即禁鞭  
背刑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  
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輿善辨  
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爲察察  
名文章雅正贍縻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爲  
銘紀雖動止無外飾其醜籍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  
間爲搢紳羽儀德輿嘗著草衣禪師宴坐記曰信州南  
嶽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  
初州人析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咨於  
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



以草衣號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  
寂默之境一繩牀而已萬有器然此身不動其內則以  
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有法諦觀十二緣於正智  
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  
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  
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闕皆獲趣入若非幹玄  
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  
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  
感物以游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縻  
躓躓而不可復至人則反靜於動復性於情天壽仁鄙之  
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梯  
綈耶建中二年予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爲  
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爲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携手接  
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爲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  
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爲它方之說法乎  
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二十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二十一

唐 隆興府石室沙門 祖琇 撰

元和五年帝問國師澄觀曰華嚴所詮何謂法界奏曰  
法界者一切衆生之本體也從本以來靈明廓徹廣大  
虛寂唯一真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  
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澗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  
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慧目離念之明智不能  
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故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我  
今普見一劫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  
而不能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全以真空簡情

事理融攝周遍凝寂帝天縱聖明一聽玄談廓然自得  
於是敕有司備禮鑄印遷國師統冠天下緇徒號僧統  
清涼國師

是歲三月丙申敕諫議孟簡補闕蕭俛於醴泉寺監護  
譯經潤文

見舊史本紀

論曰譯經自漢歷晉南北朝十有六國而至于唐  
皆有梵僧自天竺來及華人善竺音者迭相翻譯  
迄開元間智昇錄經律論及聖賢撰集總五千四  
十八卷稍爲定數其後貞元間又別錄不空等新  
譯經二百餘卷及是元和以後譯經遂廢  
本朝太平興國初有梵僧法賢天息災施護三人

自西竺來雅善華音 太宗夙承佛記建譯場於  
太平興國寺悉取國庫所貯梵夾令三梵僧擇未  
經翻者集兩街義學僧詳定譯之并募童子五十  
人令習梵字獨惟淨者江南李主之子敏悟絕人  
遍曉竺文久之亦能翻譯 太宗御製新譯聖教  
序洎 真宗即位初陳怒建議以爲譯經費供億  
願罷之 上以先朝留意不許至大中祥符間凡  
新譯經論五百餘卷真宗御製繼聖教序於是譯  
衆乞如開元造錄有旨命譯經潤文趙安仁揚億  
撰次爲二十卷尋內降 太宗所作釋氏文字令  
編入錄安仁等再表請御製釋教文章 上賜法

音前集七卷附太宗文集之次以冠東土聖賢  
撰集之首嗚呼由真宗以後去世尊滅度茫然  
遠甚經教固多翻譯正不必有也凡今學者雖有  
如是千經萬論日爲榮利所牽漫然未嘗以之掛  
眼罔念先聖建立之艱難惟此未始不涕下也

時禪者無著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大士至金剛窟前炷  
香作禮瞑坐少頃聞有叱牛者著遽開眸見山翁野兒  
瓌異牽牛臨溪而飲著起揖山翁曰爾來何爲曰願見  
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也翁牽牛  
歸著躡跡隨之俄入一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  
翁縱牛引著升堂堂宇皆金璧所成翁踞牀指綉墩命

著坐童子俄進玳瑁杯貯物如酥酪揖與對飲著納其  
味頓覺心神卓朗翁曰近自何來著曰南方翁曰南方  
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未代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  
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若何住持翁曰龍蛇  
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翁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緒  
及暮夜著欲留翁不許著戀戀不即去翁投袂起叱童  
子引著出之著不得留行未遠問童子適何寺童子曰  
般若寺也著悽然悟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  
首童子足下願丐一言爲別童子隱身而歛曰面上無  
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內無嗔是珍寶無垢無  
染即真常著因駐錫五臺徃徃頻與文殊會晤云

本朝元豐間太尉呂公惠卿字吉甫學通內外嘗注法界觀及出新意解莊子因戎邊暇日游臺山至中臺忽雲霧四合暴風雷雨聲震林壑從者驚悚潛伏斯須有物狀若蒼虬半出雲霧間太尉駭甚移時稍霽外望見一童子體黑而被髮以蒲自足纏至肩袒右膊手執梵夾問太尉曰官人何見而震駭如此太尉曰夙有障緣遇茲惡境童子曰今皆滅矣官人何求而來太尉曰願見大士童子曰欲見菩薩何爲曰嘗覽華嚴大教旨深意廣欲望大士發啓解心庶幾筭釋流行世間使幽夜頓獲光明大心者即得開悟童子曰諸佛妙意善順事理簡易明白先德注意可解如十地一品釋文不過數

帛今時枝蔓注近百卷而聖意逾遠真所謂破碎大道也太尉曰童子兒若此而敢呵前輩乎童子笑曰官人謬矣此間一草一木無非文殊境界在汝日用觸事不迷此真文殊耳曷以九情亂千思慮太尉悔前言之謬即頓首下拜纔起之間童子現大士形跨師子隱隱雲中不見太尉自爾愧恨心神恍惚家人問故荅曰吾欲竭誠悔過期再見衣蒲童子即嚴具香火晨夕以之志於必見而後已久之忽見童子於香几上呵曰胡爲住相貪着之甚耶太尉曰正欲世人咸見大士示化之真容耳即命畫工圖之頃刻不見

六年有旨移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入居上寺玄徒輻

湊憚示眾曰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強習它事以爲功能  
不知自性元非境界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  
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  
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劫和合靈燭妙明非  
假鍛煉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花徒自  
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無虧實  
相  
居士龐蘊字道玄衡陽人卅業儒貞元初謁石頭和尚  
亡言妙契一日石頭問子自見吾以來日用事作麼生  
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一頌曰日用事無  
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率朱紫誰爲號

立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石頭然之後參  
馬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汲  
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於言下大悟自爾玄機妙句  
竦動諸方與丹霞最友善一日訪百靈和尚路次相遇  
靈問昔日石頭得句意還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靈云  
舉向阿誰來士以手自指云龐公靈云直是妙德空生  
也讚歎居士不及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知靈便戴笠  
子而去士云善爲道路靈一去更不回首又訪則川和  
尚川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不士云猶得阿師重  
舉在川云情知久參事慢士云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川  
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云龐公鮮健差勝阿師川云

不是勝我只是欠箇幞頭士云恰與師相似川大笑而已因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川云不是老僧怕荅公話士云有問有荅蓋是尋常川乃摘茶不聽士云莫恠適來容易借問川亦不頌士云這無禮儀漢待一一舉似明眼人在川乃拋却茶藍便歸方丈又訪松山和尚契茶次士舉起橐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麼道不得山云只爲人人有分所以道不得士云阿兄因什麼却道得山云不可無言也士云灼然灼然山便契茶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客山云誰士云龐公山云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之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作亂一上士聞之乃令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舉起橐

子時又訪齊峰和尚峰云俗人頻來僧舍討什麼士回頭兩邊云誰恁麼道誰恁麼道峰乃咄之士云卻在這裏峰云莫是當陽道底麼士云背後底峰回首云看看士云草賊大敗峰無語又訪石林和尚林豎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士奪卻拂子乃豎起拳林云正是丹霞機士云與我不落看林云丹霞患啞龐公患聾士云恰是又一日林云有个借問居士莫惜言句士云便請林云元來惜言句士云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林乃掩耳士云作家作家一日丹霞訪居士見女子靈照取菜次霞問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藍子斂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女子便提藍子去時居襄陽靈照常隨製竹

漉籬售之以供朝夕居士將終命靈照視日及中即報  
靈照遽報曰日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觀曰次靈照即  
登父座合掌端坐而逝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居  
士更延七日襄州牧于公枉駕候問居士談笑良久居  
士頌謂公曰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  
猶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逝

七年求州司馬柳宗元製南嶽彌陀和尚碑其詞曰在  
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有異  
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  
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岩石之下人遺之食則  
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極

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蘇以爲  
僕役而媒之乃公也九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  
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丕勤誘掖以援于下不  
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岩戶  
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泊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爲彌陀  
寺施之餘則施與餓疾者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  
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  
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  
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  
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  
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爲僧九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真



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  
寺大門之右銘曰一氣回薄茫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  
離而爲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  
聖神無迹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  
服庇草木蔽穹窿仰攀俯取食以充形游無極交大雄  
天子翹首師順風四方奔趨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  
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徃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  
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于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  
立之茲石書玄蹤

是歲永州修淨土院成司馬柳宗元爲之記曰中州之  
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  
言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  
來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  
惱群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  
足則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  
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  
時其後天台顓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  
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迹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  
寺前刺史李兼暉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  
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頽圖像崩墜會巽上人  
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  
空析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

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  
葦茲字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真焉今刺  
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廓廡績  
二大士之像繒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  
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  
觀者起信焉

八年法師智警者悟解絕倫多所撰著然寡徒侶因棄  
講居衡岳寺每覽所撰必一唱三歎以爲吾達解如此  
而不遇賞音偶一日有耆宿至借警著述而閱之乃曰  
汝識至高頗符佛意今寡徒衆蓋闕人緣耳佛猶不能  
度無緣况初心者乎可辦食布施飛走卻後二十年當

自有衆言訖恍然不見警遂如其教鬻衣單易米炊之  
散郊外感群鳥大集搏飯而去警祝之曰食吾飯者願  
爲法侶後二十年警往鄴城開講座下有衆千餘人果  
皆少年比丘

是歲道樹禪師卒師初參神秀禪師得旨結茅于壽州  
三峰山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或時化現佛菩薩  
聲聞天仙等形或放異光或出聲響天幻百端師之學  
徒常爲驚怖皆莫能測如此九十年方滅迹不見師告  
衆曰野人作無限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  
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繇是遠近聞之靡不欽  
服所謂見恠不恠其恠自敗云

九年正月百丈懷海禪師示寂春秋九十有五師福州長樂人卅歲離塵三學該鍊屬馬祖闡化江西師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室時馬祖之門會學千百二大士爲角立焉及祖廷化師往新吳百丈山居未期月而玄學之徒四方輻湊師雖臘高兀作息必與衆同均嘗謂一日不作則一日不食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有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名爲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一劫聲色無有滯礙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摠

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于千懷麤食接命補破禦寒兀兀如愚如聾相似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即被解境風漂卻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可生心知木石相似不爲陰界五欲

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僧問如今受戒  
身心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答曰少分解脫未得心  
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答曰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  
盡亦不守無求爲是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苦不愛天  
堂樂一劫法不拘始名爲解脫無礙汝莫言有少分戒  
善將爲便了有河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  
力猛作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  
心裏悵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手脚不得也縱有  
福智多聞都用不着爲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  
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變爲好境隨所見重處受  
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揔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

曰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  
不緣而照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  
獄所不能攝也凡讀經看教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  
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  
境轉是名導師能照破一劫有無境法是名金剛即有  
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只成  
增上慢卻不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  
善事若向明眼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  
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言義句離一切有無  
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患佛不  
解語只恐不是佛被一切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

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主握土爲金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每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云是什麼諸方目爲百丈下堂句

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來多居律寺說法住持未有規度乃刻意別立禪屋几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既爲化主即處於方丈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表佛祖的傳受當代爲尊也學衆無多少無高下並入僧堂依牖次安拂設長連牀施施架掛搭道具卧必斜枕床唇以其坐禪既久略偃息而已除入室請益任學

者勤惰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座主事徒衆鴈立側聆主賓問酬激揚宗要齋粥二時隨衆均遍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寮舍每用主領一人營衆事令各司其局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并則置喧撓之事即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由偏門而出以示耻辱焉其大要如此其後叢林日盛當代宗師從而廣之今所謂禪苑清規者備矣

論曰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豈唯儒吾釋亦然自大教東流至佛圖澄而盛由澄

而得道安由安而遠公出焉教門紀綱於是乎察  
然大備如宗門者自曹溪之沒道在天下南嶽出  
而振之由南嶽而得馬祖由馬祖而得百丈當百  
丈時天下禪學之盛視曹溪而過之百倍海即其  
盛爲之規短以閉邪爲之法度以御遠叢林守之  
四五百年有如一曰茲皆三變而後大成也嗚呼  
微白丈天下叢林曷有今日哉

九年河東柳子厚製南嶽大明律師碑其詞曰儒以禮  
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以離禮  
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  
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慧開唐開元二十

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  
爲大律師貞元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卒元和九年正月  
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爲行狀列  
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宦  
世家潭州爲大族動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九浮圖  
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侶  
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  
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來以有得廣  
德三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  
爲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講律僧七人  
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

軌執巾匱奉杖屨爲侍者數百剪髻髮被教戒爲學者  
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浩浩焉無以  
加也其塔在祝融峰西趾下碑在塔東詞曰儒以禮行  
覺以律與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  
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  
有繼道徧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  
辭彌億千歲

子淳復題其碑陰曰九葬大浮圖無窳宄其於用碑不  
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  
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  
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九葬大浮圖其徒廣

則能爲碑晉宋尚法故爲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  
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九葬大  
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  
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而師九  
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  
主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  
義爲弟子又言師始爲童時夢大人縞冠素寫來告曰  
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  
磬之聲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  
勤以爲請故未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  
法十年南海經略馬揔以曹溪六祖未有謚請于朝天

子賜謚曰大鑑揔乃命河東柳宗元撰賜謚碑其詞曰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  
於上詔謚大鑑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  
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  
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  
學者千有餘人欣躡奮勵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  
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  
諄率滯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  
揚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  
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磨譏之空術益  
顯六傳至大鑑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

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器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  
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常數千人  
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  
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耔本其靜矣中宗聞名  
使幸臣稱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  
天下九言禪皆本曹溪大鑑去世百有六年九治廣部  
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今乃始告天子得大  
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屢州都護  
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  
受鑒毒懸節鉞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而人畏  
無疆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鑑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



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曰辭曰達磨軋軋傳佛語心六  
兼其授大旂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  
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胄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  
陳唯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  
匪思愈亂匪覺滋詎由師內鑑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  
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  
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  
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誅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  
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泊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  
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  
仁理謁辭圖堅求胤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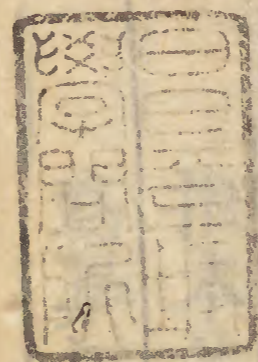
本朝紹興二年東坡居士過曹溪題曰釋迦以文教其  
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復傳遠故大乘諸經  
至首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筆授故也抑  
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純古今而南  
華今無石刻長老重辨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  
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典則如子厚者蓋  
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誦之乃  
具石請予書其文

論曰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又曰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兩風霜露皆教也地載神奇  
神奇流形品物露生無非教也吾釋法華經云諸

佛智慧甚深無量六祖曰理甚深也又云其智慧  
門難解難入六祖曰教甚深也然吾宗指示心法  
必曰山河大地色空明暗凡諸物象皆性所現見  
具不性則觸物而真觸物而真則物我會融而無物矣  
雖不以無物故縱目所見縱口所談無非教也教則自  
明而誠性則自誠而明者明與誠蓋定與慧寂與  
照之異名也是以性理甚深而教門難入入則謂  
之教見乃謂之性也大哉吾祖之言性教殆與中  
庸符合矣故子厚著吾祖之碑而東坡稱之以謂  
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於戲子厚爽然不以儒佛  
為異趣抑妙乎性教者歟賢哉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自識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extremely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layout. The paper shows signs of age, including yellowing, foxing, and some small tears or holes.

